

## 曹元弼《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》

沈 文 倬

《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》是我师曹元弼先生晚年的巨著。师字谷孙，又字师郑，号叔彦，江苏吴县（今苏州市）人。幼年好《毛诗》，读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，见其所述名物制度与礼经多不合，领会到通礼才能通诗，遂专攻“三礼”郑注，尽得郑玄精义，成为笃守郑氏之学的经学家。光绪十一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，从定海黄以周问学；十二年在北京与瑞安孙诒让相识，讨论礼学极相得。二十二年成进士，次年武昌任两湖书院讲师，与梁鼎汾、胡元仪、陈庆年、王仁俊、杨守敬、姚晋圻等共事，切磋群经大义，成为清代讲论经学的最后一次集会。后来又担任过江苏、湖北存古学堂的经学总教，不久即辞去。入民国后，杜门不出，潜心著述，至1954年去世，四十多年中成书二百余卷、三百余万言。所著书都已雕版印行，只有这部《尚书》稿成于晚年，没有刊印。清稿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师在七十岁以前，致力于《易》、《礼》二经的研究，完成《周易郑氏注笺释》、《礼经校释》、《礼经学》等有影响的名著。又为阐明全经义理，写了《述学诗注》一书，其实就是一部完备的《中国经学史》。在七十五岁那年，他说：“所欲著书尚多”，惟“《尚书》为古代施于政治”之书，也是“郑学”精义

所在，决心写《尚书笺释》。因平日用功过度，双目已失明，只能背诵口说，请人笔录，寒暑无间，历十一年而写成四十二卷。他对“古文”，作了明确的解说：“伏生本周末古文，汉初出壁藏残帙，教于齐鲁，又授晁错，始易以隶书，取通俗易晓。至孔壁书出，皆蝌蚪古文，世人不识，孔安国以伏生书读之，逐字比勘，辨章同异，考正差忒，亦以隶写之，文句既不尽同，立说因之有异，别号为《古文尚书》，以授学者。递传至后汉杜、卫、贾、马，题目皆同。古文既别起家法，因谓伏学为今文学。至东晋时，晚出古文孔传行世，而伏生今文欧、夏以来所传，孔安国真古文马、郑所注本，皆亡。幸经二十八篇、序一篇尚存于梅賾书中。其与今文及马、郑字句篇次不同者，据《释文》、《正义》等书，尚一一可考见。”以上所论，除了沿前人之误，把“蝌蚪文”当作殷周文字这一点需要修正者外，其余都是正确的。对“郑注”，他也加以透彻的分析：“郑君训义，实包今古文各家。汉师遗说，多见传记史志，潜心推索，皆可得其分合异同之由。”“郑注融会《大传》、《史记》，折中精当。”郑注已佚，“各家辑本，详略不同。以孙氏古文尚书马、郑注，袁氏《郑氏佚书》为最备。今据以为本，损益别裁之意，当文注明”。经、注部分，他是据上述认识来写录的。并时各家，大致相同，无可非议。注下分“笺”、“释”二个方面：笺是辑录两汉旧义，他说：“约分十一类：一传记引书，孔门微言大义也；一诸子引书，亦信多善，今斟酌取之；一《尔雅》训诂，所谓‘古文读应《尔雅》’，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；一《说文》所称孔壁古文，棘下生或以今文易古文，许君存其本字也；一《书大传》今文之祖，欧阳、夏侯所撰定伏生说也；一《史记》，太史公从安国问故所受古文说，亦多当时官学今文义；一《禹贡》采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《洪范》采《五行志》，今古文旧训备载其中；一汉代诏令奏议，引书推

说，足补经义，一马氏注，与郑义相辅，一《五经异义》、《书纬》、《郑志》，各经注涉书义者；一《汉石经》残文、各书及汉碑所见异文。”对旧义不仅搜辑完备，而且这些本是郑玄撰注所取资，事实上他所使用的是一种探源索隐的真功夫，所以据以分别古文、今文，极为精当。释是选录清人说解和他自己的心得，他说：“梅賾书增多之篇为非真古文，阎百诗、惠定宇疏通证明，确凿无疑。武帝末所得《太誓》，汉代立学，今古文家并传之者，至江良庭始创通大义。段懋堂、王西庄研精训诂，考详制度，孙渊如网罗放失旧闻，陈恭甫父子更增广之。西庄释《禹贡》，及焦理堂，多足补胡朏明所未逮；近皮、王二家，亦颇有可采者。今削繁增简，存是去非。贯以数十年积思所得释之。”清代注《尚书》各家中精选上述数家，固然显示了极度的谨严；更重要的在他自己的“积思所得”。他的宗旨：“凡治书之要有二：一精考训诂，一详绎辞意。训诂之学，江、王、段、孙诸先生既宣之矣，愚因其成训，沈潜反复，以求每篇辞意，得其上下分合，前后自相表里，反正相生，语气断续，神旨所在。篇分数章，章分数节，条理分明，脉络贯通，有欲颠倒而不可得者。”说来虽很平凡，却是学者们的通病，他的胜人之处正从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。师对音韵训诂之学的造诣极深，但他深恶在片词只语上的矜奇斗异。他解释经书，都是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并重，训诂考据是为了义理阐发，忽略后者使前者失去意义。他追求的目标是，融贯全经。这部《尚书》笺释所以能超越前人而富有总结意义，就是这个目标的体现。

师在四十多年的杜门谢客中，与学术界很少接触。当经学日就衰亡之日，及门受业者也不多。我从师受三礼郑氏之学时，他已七十三岁了。在往后的十多年中，师教诲之勤是感人心肺的。记得有一次，自以为对《仪礼》已很熟习，偶有一些心得，写成

札记，求正于师。师力戒少作，他说：“偶然在某一方面力求胜过前人并不太难，要融贯全经而有所创获则谈何容易！”开始时词色很严厉，后来忽然悲怆地说：“及我门者，松岑（金天翻）最早，他才气横溢，长于文史，经学则一无所成。欣夫（王大隆）初治戴记，颇具识见；后来溺于版本、校勘之学，半途而废。青在（汪柏年）少年治《易》，精进可喜，方期传我郑易，不幸短命死矣。晚年得我弟，敏疾不及诸子，善守可望有成。我所希望于我弟者，不仅传我礼经，还要为我完成笺释《礼记》之志。十三经中《礼记》最难治，分别今古文，删除孱人之篇章，都不易做到的，我有志于此而一直没有动手，看来是无法实现了。这责任你要负起来的。”这番话我是终生难忘的，可是我也至今没有进行《礼记》的笺释工作。介绍《尚书笺释》未刊稿而想起了这些，附记于此，用作鞭策。

# 故宫博物院院刊（季刊）

故宫博物院院刊编委会编  
文物出版社出版

本刊主要刊登以下各方面的学术专著及有关知识性、史料性文章：故宫收藏的历代书画、金石、陶瓷、工艺美术品及其他文物、艺术品，明清宫廷历史、帝后生活、掌故与典章制度，明清档案，明清宫廷建筑、陵寝、园林，博物馆工作经验，文物保管鉴定知识等，并设有故宫藏品、清宫药具、清宫史杂谈、宫廷人物志、读史随笔、书画欣赏、故宫藏书等专栏，图文并茂，内容丰富。

每期定价0.95元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，也可向北京文物出版社函购。